

生什么病？”“我常常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去学校。”“听不懂。”思琪吸了一口气，鼓起耐心开始说：“我常常在奇怪的时候、奇怪的地方醒过来，可是我不记得自己有去过那些地方，有时候一整天下来我躺在床上才醒过来，我完全没有印象自己一整天做了什么，怡婷常常说我对她很凶，可是我根本不记得我有骂她那些话，怡婷说那天我上课到一半就直接走出教室，可是我根本不知道那天我有去学校，我忘记了。”

思琪没有说的是，而且她没有办法睡觉，因为她连趴在桌上十分钟也会梦见他插进她，她每次睡着都以为自己会窒息而死。她只好每天酗咖啡，怡婷被磨豆的声音吵醒，气呼呼走出房间，每次都看到月光下思琪脸上牵着亮晃晃的鼻涕在泡咖啡。怡婷说：“你有必要这样吗，像骷髅一样，你拿我的作业去抄，老师又跟你在一起，现在你连我的睡眠也要拿走？”思琪也不记得那天她拿起磨豆机就往怡婷砸，她只记得她有一天竟没跟怡婷一起走回家，开门也不熟悉，拿成了他小公寓的钥匙，插半天插不进去，终于开好门以后，就看到客厅一地的渣滓。

思琪高中几年，除了李国华，还会梦到别的男人强污